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蘇東坡集
四

蘇東坡集續集

卷第七

書簡一百八十七首

答參寥三首

專人遠來辱首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卻住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糲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爲道善愛自重

又

穎沙彌書迹巉籀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尙留情詩句字畫間爲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游戲三昧也居閑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作數篇終不甚楷也祇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又

淨慧琳老及諸僧和。因見致懇。知爲默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動懷。其餘不足云也。僉承務知爲少游展力。此人不凡。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與轉達。仍有書令兒子輩準備信物。令送去僉處。託求穩當船主。附與廣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脚錢。數目體例甚熟。

答南華辯禪師五首

竄逐流離。愧見方外知之舊。遶觀一視。延館加厚。洗心歸依。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來辱書。具審法體佳勝。感慰兼集。某到惠已二百日。杜門養病。凡百粗遣。不煩留意念。

又

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兼極。又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淨衆。愧佩深矣。承惠及罌粟鹹豆等。益荷厚意。泉銘模刻甚精。某在此凡百如宜。不煩念及。未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爲衆自愛。

又

所要寫柳碑。大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汗寫出。仍作一小記。成此一事。小生結緣於祖師。不淺矣。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桺榔杖一枚。木韌而堅。似可采。勿笑勿笑。舍弟及總師等書信領足。比有人

去已發書矣。張惠蒙去歲爲令看船，不得禮拜祖師及衣鉢，甚不足。今因來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訝喧聒。此子多病，來時告令一得力莊客送回也。留住五七日可矣。

又

淨人來辱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園築室，爲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中冬也。

又

近苦痔疾，極無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所要寫王維劉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觀二碑，格力淺陋，非子厚之比也。

答王商彥

忝親戚之末，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記及之。專人遠來，辱牋教累幅，稱述過重，慰勞加等，幸甚。卽日履茲秋暑，尊體何如。某仕不知止，臨老竄逐，罪垢增積，玷污親友，足下昆仲曲敦風義，萬里遣人問安否，意其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稱也。蜀粵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未審受任何地。來歲科詔，竚聞峻擢，以慰願望。未間更冀若時自重。

與程天侔七首 惠州

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闕，上問過沐省記，遠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長牋見寵，禮意過當，非衰廢所宜承當。伏讀愧汗而已。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又 乏人寫公狀。幸恕簡略。示諭固合如命。但罪廢閑冷。衆所鄙遠。決無響應之理。近發書多不答。未欲頻瀆也。幸矜照。

又

至後福履增勝。辱訪不果見。悚忤無量。寵惠羊酒紙茗。極荷厚意。答謝稽緩。不罪不罪。

又

適辱訪別。豈勝悵仰。晚來起居佳勝。爲饒蔡守。遂不得詣達。尙丐珍練。

又

少事千煩。過河源日。告仲意仙尉。差一人裨木匠作頭王泉。暫到郡外。令計料數間屋材。惟速爲妙。爲家私紛冗。不及寫書。千萬勿罪。幸甚。

又

江君訪別。本欲作書。醉熟手軟。不能多書。獨遣此紙而已。老拙慕道。空能誦楞嚴之語。而實無所見。賢者得之。便能發明。如此誦語精妙。過辱開示。感作無已。龍眼晚實愈佳。特蒙分惠。感作之至。錢數封呈。煩聒增悚。

又

白鶴峯新居成。當從天俸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礶稍大。不傷

根者爲佳，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

近聞使旆少留番，方欲上問候。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旨甚厚，感忤深矣。比日履茲新春，起居住勝，知車騎不久東接，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未間伏冀以時自重。

又

竄逐海上，諸況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爲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開耗，想頻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幾人侍行，若巡按必同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又

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感慰兼極。比日履茲春陽，尊體佳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豈勝繫望。韶州風物甚美，園亭德孺所治，殊不知有可與爲樂者否。未披奉間，更冀若時保練。

又

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耳。然近得一釀法，絕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矣。使旆

來此有期，當預醢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閑錄呈以發一笑。

又

數日間使旆來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遽捧手教，感慰兼至。比日涉履風濤，起居佳勝，旦夕瞻奉，併陳區區。

又

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兄知愛之深，必不責此。然愧悚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喜得會見，不及別奉書。

又

昨日辱承款語，傾盡，感慰深矣。經宿起居佳勝，所貺皆珍奇，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頃面謝。

又

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竊惟尊懷亦悵然也。但癡望沛澤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少留否。比日起居何如。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參候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河源事上下繆悠而已。有一信箋并書欲附至子由處，輒以上干，然不須專差人，但與尋便附達，或轉託洪吉聞相識達之。其中乃是子由生日香合等。他是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爲佳也。不罪不罪。

又

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誠。深慰所望。未暇別書。悉之悉之。兒子適令幹少事。未及拜狀。輒已和得白水山詩。錄呈爲笑。并亂做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前本併納去。啞字輒用。極字蓋攀例也。呵呵。

又

近檢法行奉書。未達。問伏蒙賜教。并寄惠柑子。此中雖有。然似此佳者。卽不識也。十有二壤耳。謹如教略。嘗不多啖也。比日還府以來。起居佳勝。某與兒子如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歲暮無緣會合。惟冀若時珍練。

又

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蓋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待稍閑編成一軸附上也。只告不示人耳。橋錢必不足用。學錢且告老兄留取。切告切告。前所問者。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蓋亦只止是矣。

又

近鄉僧法舟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寵示詩城醉鄉二首。格力益清。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有說不欲詳書。其言切甚。不可不遵用。空被來貺。但慚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今寫在揚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聽除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承服溫胃藥，舊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也。拙恙亦常服溫平行氣藥耳。德孺書信已領，尚未聞所授，豈當到闕乎？兄亦歸覲耳。何用更求外補？惠及佳麵，感作。適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篆一枚，頗大，謾納去作笑。有肉菰蓉，因便寄示少許，無卽已也。侯晉叔實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此人疑不當遣也。故略爲記之，不罪。

又

少戀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衰，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十緡，足令起寢堂。歲終當圓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羣山間，長一里有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說數十千，可得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附至，不罪不罪。

又

此中湖魚之利，下塘常爲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略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口，水漲溢，卽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又

廣州多松脂，閩甯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船上硫黃如不難得，亦告爲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鐵爐微，可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爲致一副。史飲者三物。

皆此中無有不罪。

又

某前者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某於大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煑煉。萬一伏火。亦恐成藥耳。成否當續布聞。比日得七哥書。遞中已附謝也。六郎十郎各計安。未及別書。所要書字墨竹。固不惜。徐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錄呈。

又

蜜極佳。荔枝蒙頒賜。謹附謝。懇蘇州錢倅。差一般家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略賜照管。幸甚。卒子與借請少許。幸甚幸甚。

又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歎詠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日遠日忘。爲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然坐忘。爾新春爲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又

某覩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話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詩屢欲和韻。險又已更。老手五廢。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情思耳。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蚤入皮筒。幸甚幸甚。

又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爲親白寬也。近有慰疏。未暇別紙。

又

殘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嘆。不審兄諸況如何。子舍到否。新年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召命。未間更乞爲時自重。

又

人來辱書。伏蒙履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直。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詠史等詩。高絕每篇。迺是一論。屈滯它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常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愛愛之意。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爲時自重。

與廣東提舉蕭大夫二首

春和。切惟起居佳勝。某罪譴。得託迹麾下。幸甚。到惠卽欲上問。杜門省咎。人事俱廢。以故後時。想不深訝。未緣瞻奉。伏冀爲時自重。

又

伏密使旆巡按至惠。得途際見。何幸如之。某始寓僧舍。凡百不便。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不及面稟。

輒已遷入，悚側不已，想仁愛顧恤，不深訝也。

答王敏仲四首

再辱手教，感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某凡百如昨，新居旦夕畢工，卽遷入。長子邁自浙中般挈，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卻掃安居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極，未緣面盡，臨紙惋結。

又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略乎？其母今安在？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錄示，決不示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嚙真納息，真丹頭仍須用尋常所聞般運，泝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又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適，遷新居已浹日，小窗疎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爲國自重。

又

兩蒙賜教，感慰深至。曾因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卽日台候何如？越人事嬉遊盛於春時，高懷俯就，想復與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陪後乘，西望增慨。

與范純夫

某謂居瘴鄉。惟靜絕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公久已爾。不在多祝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卽宜興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覲。亦不久到。恐要知六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尙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重意。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奈何。諸子想各已之官。某孫婦甚長。旦夕到此矣。

與蕭朝奉

近得見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爲慰。少事輒冒聞。幸恕率易。兒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矜恤。特爲於郡中諸公。醺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計未遠出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學畫得數十人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答王莊叔二首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何過也。伏審斬焉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遠屏。有玷知識。重蒙獎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尙冀節哀自重。

又

某多病杜門，人事都絕。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牋寵貺，裁謝荷簡，愧負深矣。黃茆海瘴，正作於秋。蒸暑靡汗，不能盡意，恕之。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桃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歲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齎。

又

鄭君知其俊敏，篤問學，觀所爲詩文，非止科場手段也。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傳語，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卽喜。況君佳士乎。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郎房下不幸傷悼。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稍窺家傳之祕，幸甚幸甚。恕先所訓尤爲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開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煩令子運筆益用愧悚。老朽不揆，輒立訓傳，尙未必工。異日當以奉呈也。新說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臨紙慨然。

又

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舍弟頗治此學。異日相見。當出其書互相考也。然此書近遭廢錮。尚未蒙牽復。公尙敢言及耶。想當一噓。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早勢如此。撫字之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繩之有龍湫中。能致雨。仍須以長纆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與周文之二首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又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溫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噉之。無炮製。今人乃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力。僕亦服此藥。但採得陰乾。便搗羅爲末。棗肉或煉曠和入臼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

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葳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葳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薑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齧。

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鵲鵲眼。此數者備然後爲眞。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但與牛膝二物當等分。或視臟氣虛實。酒及熱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卽每歲收穰。早筴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日擊。知公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稍暇詣見。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清節幹譽。爲有識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願君益廣學問。以期遠到。

與史氏太君嫂

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第。流落中尤以爲慶。乃知三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渡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

與林濟甫二首 僭耳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恬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卽過矣。回望鄉國。眞在天末。留書爲別。未間。遠惟以時自重。

又

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答劉元忠

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察之。柳伯通因會爲致區區。歐陽秀才真談道甚妙。可與閑遊。懷思文忠公。愛其屋上烏。況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答王敏仲

兒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極。舟行至扶胥。急足示問。乃知有袁州之命。歎惋而已。行止孰非天者。復何言哉。道所照。知已平適。但治行忽遽。亦少勞神矣。

答程全父推官六首

備耳

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甍難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儋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爲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又

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尙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遞中示數篇。迺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寄貺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水。精麵等。一一感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作之至。此間紙不堪覆瓿。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